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
第三十六回 賽活猴訪問朱家寨 丑大姐活捉假阮英

陳清秋抓住他的二哥陳鵬。依著阮英就把他殺了，周景龍不讓殺，吩咐把他的綁繩鬆開，放他走。陳鵬看著狀元，茶呆呆地半天說不上話來：我也有血有肉，我也有心哪，狀元饒我兩次不死，我得怎樣報答狀元的恩德呢？「狀元，我留到這，今後我一定學好。狀元，我想替你們做點事情，你們能不能信得過我呢？」

周景龍說：「陳鵬，你站起來說話。」

「多謝狀元。」

「我不問你別的，藏軍山漏網之賊，他們跑了之後都上哪去了呢？窩巢是哪？」

「我們跑出之後就先到太師府了，太師爺說那不保險，他說朝裡有不少大臣都跟他作對，都盯著他，後來我們又都到高登府裡去了。高登他有一個豔陽樓，我們每天都在樓上研究下一步計劃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你們下一步想幹什麼呢？」

「下一步太師說了，要把他所有的仇人全殺了，包括狀元在內。」

「為什麼又回西苑來了呢？」

「後來高太尉說：『東京城裡總是不穩當，還是出城吧，』西苑這離城好幾十里地，我們又到這來了，後來他們出了個餓主意，知道阮英的媳婦在鐵龍山哪，因為我和鐵化雄不錯，我就去了。把小姐劉秀香騙來了。我該死，我早就該死。！」

「不用往下再說了，那麼，這個假阮英他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這我真不是瞞你，他到我們這日子不多，我們誰也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？他光說印姓吳，別的我們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他現在已經逃跑了，你估計他能跑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這……我就很難說了。要不然，狀元我幫你們去抓他。」

「唉，沒有指定地點上哪去抓他。」

「唉，狀元，我可知道他有個朋友，跟他不錯，他們倆磕頭了，在東京汴梁的正東，說有個朱家寨。他有個朋友，聽說也是梁山的後人，叫什麼名字不知道，說姓朱。」

「姓朱？」

「對，叫朱什麼他說了，對了，我想起來了，叫朱碧清。」

阮英說：「水泊梁山的後代叫朱碧清，那一定是美髯公朱全的後人了。」

「可能是吧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還有別的沒有？」

「別的……我想不起來了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陳鵬啊，既然這樣，那好吧，你走吧。」

「狀元，你要用我打干證，我情願到金殿上，說明蔡京是怎麼勾結這幫人想謀反的事情，我可以當證人。」

「陳鵬，你打干證，蔡京他不承認。只有把假阮英抓住才行。不然你要死打干證，不但不起作用，蔡京他還會反咬一口，他說我們弄虛作假，還把你給害了。」

「狀元，你想的太周到了。」

「陳鵬，我用你的時候，我自然找你。」

「那好，狀元，我想他們還不知道我的身分，我可以出去給你調查調查，然後我給你送信，狀元，我給你磕幾個頭，我走了。」

陳鵬臨出客廳的時候，回頭看了看陳清秋，他面帶愧色，走了。

阮英說：「哥哥，我們不能回京，直接奔朱家寨，找朱碧清去，因為朝裡頭啊，還有一場官司，需要我們打，我們把娘娘的鑾駕給砸壞了，鳳輦給弄翻了，娘娘上金殿非參我們不可。我們必須抓住假阮英，沒有假阮英，這場官司我們也打不贏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對，咱們趁熱打鐵，找朱碧清去，備不住這小子就跑到他那去了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好，那麼我在這辦理善後，你們馬上動身奔朱家寨。」

「哥哥，那我們走了。」

阮英帶著時長青、花雲平、徐文彪、金貴還有唐鐵牛一同去，尉遲霄、孔生和雷靈全留到這保護狀元。還準備把劉秀香接回狀元府去。他們在這辦理善後，還有不少死屍呢，也要挖坑掩埋，這件事，我們就先不提他了。單說阮英他們兄弟，離開西苑直奔朱家寨。來到朱家寨，這陣啊已時已過。他們哥幾個在道上買了點吃的，見人就打聽，這就是朱碧清的大門。阮英來到大門外頭，用手輕輕地叩門，「梆……梆……梆……」阮英說：

「朱員外在這住嗎？」

就聽裡頭咕嚕啞當，大門開了，打裡頭走出一個人來，這個人年紀也就在二十七八歲，身高有九尺上下，紅臉，重眉大眼，五官端正，胸前三絡短髯，長得是一團正氣。

這人出來問到：「幾位從何處而來呀？」

「請問您尊姓大名啊？」

「在下我姓朱，叫朱碧清。」

「哦，你就是朱員外呀。」

「幾位你是哪來的？是我找來的嗎？」

「朱員外，我們是由東京來的，我姓阮叫阮英，這是我手下一幫兄弟，特來拜訪朱員外。」

「噢，我知道了，聽說阮英過去是武林出身，現在是大宋朝的官員，咳呀，哪一陣金風，把你們刮到我的寒舍來了，來來來，快往裡邊請。」他把弟兄哥幾個就讓進了客廳，來客廳裡叫家將獻茶，哥幾個坐下了。

阮英說：「朱員外，聽說你還教了不少徒弟。」

「對，我教了五六十個徒弟，一半傳藝，一半謀生吧！」

「朱員外，聽說你也是水泊梁山的後人哪。」

「對，我有個遠方叔叔，他老人家就是水泊梁山的，美髯公叫朱全。」

「朱員外，一筆寫不出兩個梁山英雄來，我們都是梁山後代，我們就管您叫大哥吧，朱大哥我們給您見禮了。」

「阮賢弟，眾位英雄們，但願我們今後多親多近，嗯，你們今天到這來，有何貴幹哪？」

「朱大哥，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，有件事情想求您。」

「阮賢弟呀，既然我們都是梁山的後人，有什麼話請講當面。」

「朱大哥，你們家有沒有長的像我一樣的人哪？」

「唉呀，剛才啊，我真差點把你認錯了，我家裡頭有一個朋友，他在我家呆了兩個多月了。」

「跟我長的一樣。」

「對。」

「他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他叫吳名啊。」阮英就樂了。……

「朱大哥您上了他的當了。吳名，吳名他是沒報真名，他把您給騙了。」

「阮賢弟，這個我倒不能那麼說，他叫的很自然，他說印叫吳名，怎麼這個人還有什麼什麼事嗎？」

阮英說：「大哥呀，他的事情很複雜。」阮英把事情從頭到尾說了一遍。朱碧清一聽，當時嚇得就有些變顏變色。

「唉呀！原來他是一個歹徒啊，這是一個響馬，我真沒有看透他。」

「大哥，您不要多慮，他是怎麼到您這來的？」

「唉，別提了，頭兩個多月，外頭下著小雨，他有病了，就昏倒在我的門外，被我的徒弟發現了。我一看他背著刀，掛著鏢囊，是練武藝的，人不親，我們武藝還親，我這個人好交朋友，我就把他抬進府，請大夫給他治病，在我這養了一個來月，他才好了。最後他跟我磕頭了，他非拜我為大哥不可，他說要報答我的救命之恩，我問他打哪來的，他說印從關西來，投親不遇，病倒在我家大門外頭了。過些日子，他說合去找朋友。他就走了。從此他出去四五天，又回來住上三兩天，就這樣，他是不斷到我這來。其他情況我一概不知啊。」

「朱大哥，您的為人，人的名，樹的影，我們已經打聽過，您是個好人，朱大哥，我們在西苑拿他，他跑了，估計他有可能跑到您這來了。」

「他可是好幾天沒來了？」

「你可說准了，他幾天沒來了？」

「大概三天沒來了，他最後那天到我這來吃了點飯，他又走了，我問他，他也沒告訴我去幹什麼。」

阮英說：「他騙親去了。朱大哥，他再到這來，請您幫忙把他給我們拿住。」

「兄弟呀！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幫助你們抓住這個歹徒。」

正說話呢家將進來了：

「朱員外，吳先生回來了。」

「啊。」朱碧清說：「你們先迴避一下，我勸說印服綁，好吧！」

阮英他們出去埋伏在兩旁，這工夫吳名就進來了。

「大哥，您好。」

朱碧清強壓著心中的怒氣，表面上裝著平靜，「啊，你回來了。」

「啊，我回來了。」他一看桌上的茶碗，說：「大哥，來朋友了？」

「啊，來了。」

「走啦。」

「我剛送走。」

「大哥，看樣子來人不少，誰來了。」

「你先坐下，阮英來了。」

「嗯，」當時吳名這臉就沉下來了。

「阮英來了，吳名啊，你的一切他們都跟我說了。賢弟呀，你對不住我呀，你不够朋友，你辦了些什麼事呀，今天沒別的，我家裡有妻兒老小，別看我是練武之人，我不能跟你們瞎混去，我是退守田園之人，吳名啊，你要是夠朋友，今天給我服綁。」

「啊，既然這麼說，他們知道我能到你這來大概不能走吧。」

「對，沒走，在兩旁等候。」

「大哥，我面子給你，你待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不能連累你的全家老小。要是他們想拿我，未必能抓的著我，大哥，我把臉給你了，他們把我帶走，我在道上跑了，與您就毫不相干了，大哥，好，您那繩子把我綁起來吧。大哥，我這叫報恩哪，哥哥拿繩子吧，我是一動不動。」

朱碧清回身去拿繩子，這一回身的時候，「叭」吳名回手就是一鏢，「嘯」，正好釘在朱碧清的後心上。

「噯喲！」朱碧清噯喲一聲回頭看他一眼，這個響馬微微一笑，「撲通」，朱碧清就倒下去，這小子探臂膀按繃簧，亮出單刀，他就想跑。外頭的人就知道朱碧清出事了，不能讓這個響馬再跑了。

「小子，你趕快服綁！」

這小子不敢走門了，一抬腳，咣，把窗戶就踹開了，他知道窗戶外邊肯定有人，由打裡面拿出一把椅子來，就扔出去了，緊跟著他也跳出去了。正好，金貴和唐鐵牛在外頭。

「唉呀，你小子哪跑？」

這小子回手啪一啪一啪，打出幾支袖箭，縱身上房，撒腿就跑。這小子多狠哪，朱碧清待他有救命之恩，他反而恩將仇報，真可謂心狠手毒啊，阮英一看他跑了，說：

「今天咱們哥幾個，豁出性命，分頭去追，一定把假阮英抓住，追！」阮英、徐文彪、時長青、花雲平、唐鐵牛、金貴，他們這六個人是分頭去追。也不知道出來又多遠了，中午都過了，弟兄們這陣兒，也不知道餓不餓了。唐鐵牛自己跑到一個山坡上，一看前面有座大廟，哎喲！這個地方我挺面熟啊，仔細一看他認識，原來是山神廟。唉，這叫見景生情啊，我跟我傻老婆子定情就在這個地方啊，廟在這兒，傻老婆在藏軍山死活不知呀！十有八九是死啦！如今，見景思人，好不傷心……唉！他進了破廟了，來到大殿裡一看，他衝著山神爺就說上了：

「山神爺呀，你能不能告訴我傻老婆到底死了還是活著哪？啊？她活著我嫌她丑，她要死了我還真想她。……」

唐姓子在這自言自語正說話哪，在上面過梁柁上「刷」就下來一個人，人到刀就到，「刷刷刷」奔唐鐵牛就刺來了。「哎喲！」唐姓子一看正是假阮英吳名。「好小子！」你藏在這兒啦！唐鐵牛知道打不過他，打算在門那出去。這個響馬把門就給堵住了，唐姓子說什麼也跑不出去了，唐鐵牛擺棒槌與他交戰，時間一長，累得是渾身是汗，心裡合計我要完哪，我跑不了啦，傻老婆子，你能不能再出現哪！你要出現能救我，你要來不了，我可就活不成了。「弟兄們哪！你們都跑哪去了，唐姓子在裡頭眼看就沒命了。」唐鐵牛連打帶喊，「當！」只見門被踹開了，由大殿外面站著一個人，唐鐵牛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楊賽花。「哎喲，我說傻老婆子，你可來了！」

「郎君啊！你怎麼到這來了？」

假阮英也愣了，這是個什麼人哪？是男的？是女的？

楊賽花怎麼來的？楊賽花不是掉到山澗裡頭了麼，被一棵樹把她掛住了，擡了一下，到底下沒摔壞，摔昏過去了。等楊賽花醒過來呀，用她的青銅鏈子錘掛到樹上，這個樹掛那個樹，那個樹掛這個樹，一點一點地爬上來了。她爬上山之後，楊賽花累得又昏過去了，有一個打柴的樵夫，把楊賽花救了，弄到了家裡頭養了幾天。楊賽花好了，給這個老頭磕了頭，謝救命之恩，楊賽花就回

家了。她爹楊信就告訴賽花，人家鐵牛有可能不要你了，你長得五官相貌太醜，賽花就哭：「我呀非跟他不可，我郎君我看著特別可愛，他能要我，我想法去找他去。」老頭就把她留到家裡耽誤了一些日子，楊賽花沒事就去打獵。今天打獵又來到了山神廟，她聽見裡頭有動靜，就一腳把門踹開，一看正是唐鐵牛，唐鐵牛說：「傻老婆子，這是咱們最大最大的仇人，他冒充阮英，辦了很多的壞事，傻老婆子有能耐在這使，你把他抓住。你要是抓不住他，咱們哥兒們都活不了啦！賽花，可都在你身上了啊！」

「郎君，這小子有多大本事呀！」

「他沒什麼本事！跟你比差遠啦！」

「喂，小子，你別跟我郎君打，咱倆比畫比畫，出來，出來，上外頭來。」

這個假阮英一聽弄明白了，鬧半天這個丑丫頭是這姓子的媳婦呀。假阮英擺單刀就奔楊賽花剝去了，楊賽花一閃身，由身上把青銅鏈子錘就解下來了，「啪」，把大錘往兩旁一分，「嘿嘿，小子過來，過來。」假阮英擺刀又奔楊賽花，賽花拿著青銅鏈子錘，啪……啪……啪，這大錘錘去帶風，招數巧妙，假阮英打了一會兒的工夫，累得渾身都是汗，心裡合計，壞了，這丫頭好能耐呀，怪不得唐姓子全指著她了。唐鐵牛樂得，巴掌都拍不到一塊去了：

「老婆子，好本領，拿他呀，不費吹灰之力。」

「嘿嘿，郎君呀，你瞧好吧。」

啪，啪，啪，又跟這個小子打上了。假阮英一想，我不能跟他打了，時間長了我非吃虧不可。這小子往旁邊一閃身，他想跑。傻丫頭手疾眼快，「啪」一擺青銅鏈子錘，扔出一個錘頭去，這個錘帶動鏈子出去，就把假阮英的腳脖子給纏住了，想走走不了啦，楊賽花往回一帶，「啪」，假阮英就趴地下了，丑丫頭過來騎在他身上，「還跑得了嗎？」

「哎喲，再壓就把我壓死了。」

「郎君啊，抓住了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把他綁起來。」

唐鐵牛解下來繩子，把假阮英胳膊往後一背，綁了個結結實實。

唐鐵牛說：「傻老婆子這回你是首功一件哪。」

「嘿嘿，郎君哪，咱把他弄哪去呀？」

「這回呀把他押往東京，到了金鑾殿上，就什麼事都能弄明白了。走吧！」